

我们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

陈 淦

急之国
中国人，赶时间。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。这就是中国。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，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。

不耐烦是社会心态
生活越现代化，烦躁情绪就越重。电话不普及的时候，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。但手机随身的时代，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讥讽为没有机德。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，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。如今打的，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、超车。

不耐烦透视国人的时间观
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？人们的烦躁症，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。无论排队还是插位，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落后于别人。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。我们抢出租车。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。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。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，因为排队要半小时。我们在机场大闹值机柜台。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：“马上给我搞定！马上！”我们急急忙忙旅游，急急忙忙拍照，急急忙忙离去。我们走后门。我们送钱。

重复。单调。复杂。呆板。逼仄。拖延和消耗。超出理解范围。失去控制，而不知所措。

但最重要的是，不公平。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。只要你是VIP，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，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。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？可以，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。

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——你可以去订机票。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？当然有，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，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，你付得起。

你可以不排队买房，反正涨起来，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。你可以不急着结婚，反正你还没有买房。

人们的烦躁症，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。因为你总在担心，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，你就会被社会抛弃了；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，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。所以我们一定急躁，我们不顾规则—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，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，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。

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，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踟蹰，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。插位加塞挤来挤去，一分钟也不愿意等，焦躁不安。

而且，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伍比我们的快。

摘自《新周刊》

那时，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，他们家更差。

偏偏他的母亲病倒了，当地小医院没法治，必须送省城。路费加医药费，好大一笔开销，砸锅卖铁都不够啊。母亲正准备放弃，同车间的工友送来了钱。

是车间几个月的小姐妹凑起来的，是从他们家里每月的菜金中抠出来的，1元、5角、2角……一把零零散散的毛票、硬币，一块花手绢包着。那时他还是个孩子，依稀记得那晚母亲涟涟的泪水。

大病治愈，母亲很长寿，60年后以90高龄去世。整理母亲遗物时，他看见了这份捐款名单，纸张已经发黄，墨水

1000倍

莫小米

已经褪色，一笔一画仍清清楚楚。

他被震撼了，60年中母亲搬过好几次家，还遭遇过一次火灾，居然还完好地保存着它，母亲一定是有理由的。儿子突发奇想，准备了一笔钱，拿着名单回了一趟当年的小城，寻找昔日恩人。

他找到电视台，在荧屏上亮出了那份捐款名单。他说，为了母亲，我想当面感谢你们大家。我想把当年的每一

哈佛谎言

武宝生

我和老伴在美国探亲期间，从纽约专程到波士顿游览了仰慕已久的哈佛大学。

哈佛校园内有许多古朴的景致，但最有名气、最吸引人的要数约翰·哈佛的雕像了。

美国不搞个人迷信，更不搞偶像崇拜，然而，哈佛雕像的左脚却被游人摸凹了下去。因为人们相信，手摸哈佛的左脚就会给自己带来智慧与好运。其实，七十多年来，人们触摸的并非是哈佛本人的雕像。

那天，我和老伴站在哈佛像前，有幸聆听了校方一位负责人有关“哈佛谎言”的演讲。

我们看到，哈佛雕像的基座上刻着“约翰·哈佛哈佛大学创始人1638年”的字样。因而，人们一直以为哈佛大学始建于1638年。其实，哈佛大学创建于1636年。

1620年，第一批遭受詹姆斯一世迫害的英国清教徒搭乘“五月花号”帆船来到北美的波士顿。随后，大批的英国移民蜂拥而至。他们中不少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和牛津大学。他们在波士顿一带建立了“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”。1636年，该殖民地议会拨款400英镑，成立了北美第一座大学，即哈佛大学。首期只有9名学生、1名教师。1637年，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约翰·哈佛从英国移民来到波士顿。他十分热衷于在北美创建一座剑桥式的大学，但他壮志未酬，不幸第二年因肺炎去世。临终前，他将自己的一半遗产780英镑和260册藏书捐赠给了哈佛大学。所以，约翰·哈佛并不是哈佛大学的创始人，而是一位捐助者。

另外一个谎言是，哈佛的雕像并非约翰·哈佛本人。

份爱，都扩大1000倍。

于是有了后来这个奇特的聚会。当年的捐款者，几乎都已经不在了，参加的是他们的子女、孙子女。去世多年的长辈，忽然成了缺席的新闻人物。

受捐者的儿子按着名单上的捐款数目，以1000倍的比率还给捐助者。他说因了你们的善举，我母亲得以健康快乐地享尽天年，我的生命，放大了远不止1000倍。

如今有人动不动就说这也是炒作那也是炒作，如果说以上事件也属炒作，这样的炒作有什么不好——把一份小小的善心，放大1000倍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哈佛雕像建于1936年，为庆祝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而建。约翰·哈佛病逝时只有31岁，既没有留下画像，也没有照片。300年后，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在建设雕像时，只好找了一位长相英俊的哈佛学生谢尔曼·菲尔做约翰·哈佛的模特儿。

长期以来，以上谎言一直误导着人们，因而被称为“哈佛谎言”。

不过，面对这些谎言，一直秉承诚信理念的哈佛人始终口称“yes”。他们泰然处之，采取“三不”主义：不动摇、不改变、不更正从而使“谎言”变得异常“善意”。

“哈佛谎言”让哈佛如雷贯耳，名声日隆。来到哈佛的人，几乎没有一人不来瞻仰哈佛雕像的，而且，人人都是那么肃然而虔诚。可见，人们早已不在乎这些谎言了，在乎的是哈佛的魅力，在乎的是哈佛的实力。人们还看到，从这里先后走出六位美国总统、四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。有了这些，那些谎言就仿佛变得格外“善意”。

摘自《做人处世》

信收发的“嘀嘀”声。看来，在公共场所，日本人都会自觉地将手机设置为振动，避免发出铃声，转以短信相互联系，以保持公共场所的安静。

旅行期间，一位同事曾因水土不服恶心呕吐，我便随他在美子的引领下到宾馆附近的一家医院看医生。一进医院，就在走廊里发现了禁打电话的提示牌。

经询问方知，医院限制使用手机，主要是怕影响病人的休息、治疗，或避免给助听器带来杂音，同时以防电波干扰医疗器械；如果一定要接打电话，必须到医院特设的“通话室”去打，且不能大声讲话和长时间通话。

摘自《辽沈晚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wbwh1616@sina.com

金庸也曾“失马”

王剑丛

金庸原名查良镛，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。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官，为此他刻苦读书，如愿考入了位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。这是国民党培养外交人才的地方，但由于战乱，他的外交官梦一直未能如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金庸被派往香港到《大公报》任职。有一次，友人电召他北上外交应聘，接待他的是时任外交部秘书的乔冠华。乔冠华曾是金庸的朋友，他坦诚地对金庸说：“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，恐怕很难会被吸纳。”并告诉金庸，如果真的很想来外交部工作，必须先受培训，然后申请加入共产党。金庸完全失望了，回到香港。

被派往国外，当一名驻外使节。这虽然也可以为国家民族的外交工作作出贡献，但这怎么可以与今天金庸的成就相比。甚至，他可能将面临一个接一个的灾难甚至是致命的打击。金庸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，所受的又是国民党的教育，以金庸在香港《明报》写社评时关心国家大事，爱发议论的性格看，他能过“反右”这一关吗？即使“反右”时侥幸过了关，又能过“文革”关吗？那时，只有一个不断受冲击、濒临灭顶之灾的查良镛，何来金庸！何来他脍炙人口的15部小说！何来他响当当的《明报》系列！何来亿万富翁！

由此可见，对于“失马”，不要悲观消极，不要一蹶不振，但也不要采取阿Q主义，应本着冷静、进取的人生态度，面对现实，另辟蹊径，就像金庸一样，也许换来的将是一匹宝贵百倍的千里马。

摘自《成语》

我用李小龙的功夫理论打篮球

(美)科比

我第一次听说“气”这个词是在高中。课上学这个词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趣。

我得知“气”的概念在中国哲学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于“气”的解读不断变化，甚至不同的解读方式相互之间都存在矛盾之处。

后来，当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科学交流后，确实证明存在矛盾。

你可以认为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会有冲突，但是两者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对于彼此的好奇心。只要有好奇心就会有求知的欲望。

中国人知道石头和闪电，但他们不会把这两件事物归类为物质和能量。而西方人在思考生命力的时候会如此归类。

“气”的理念与我后来发现的李小龙的理论是一致的。

当我长大后，我把李小龙当成我的偶像。我喜欢他的哲学思想，很钦佩他对细节的关注度，他的洞察力，还有在对抗中把握情绪的能力。

李小龙认为传统的武术技巧过于死板，在街头打架这样的实战中并不实用。

他创立了一个体系，讲究实战，

成为一个难缠的对手。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。

我在努力地 从方方面面模仿

李小龙。

虽然他是作为一名武术家为世人所知，但他还学过戏剧和哲学。

他相信任何知识都会引导我们认识自己，并且称他所选择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就是武术。

我相信我所选择的自我表达方式就是篮球。

我相信在比赛中良好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很重要的。

在球场上，如果你不停地变化和转动，你的对手将不知道如何应对你。

我很喜欢李小龙对“灵活”做的一个比喻。要像水一样无形。把水倒进杯子，水就成了杯子；把水倒进瓶子，水就变成瓶子；把水倒进茶壶，水就化作茶壶。水能静静流动，又可奔腾冲击。要像水一样，我的朋友。

我向李小龙及其他在各个领域伟大的人学习，然后找出他们变得伟大的原因。

我向他们学习，然后把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比赛中。

通过研究武术，观看不同的电影，观察不同职业的人(不止篮球选手)，我努力地去寻找一个能成为全能运动员的公式。

摘自《科比24》

名流故事

贾平凹轶事

古远清

富矿山上不长草

十多年前，一位来自南方的女记者采访《美文》主编贾平凹，只见他满头乌发已被秃顶所取代，便为贾氏呕心沥血写作而使青春不再悲伤。贾平凹“安慰”她说：“富矿山上不长草嘛。你长发飘飘是雌性象征，而我头顶银光瓦亮是对雌化的反动。谢顶有众多好处，如省却洗理费，无小辫子可抓，有虱子还可一眼看到，且不会被割为民，即使愤怒起来也无发冲冠，还不会被误为发毒发坏。”

一听秃顶还有这么多学问，那位女记者突然想起《阿Q正传》中阿Q的名言：“尼姑摸得，为什么我摸不得”，便想伸手去摸贾平凹的头，贾平凹连忙变得严肃起来：“秃顶男人的高贵在于这颗头只许看不许摸！”

不是“假平凹”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《废都》在法国获大奖后，法国驻华大使专程去西安会见贾平凹。具体联络方法是：“下午四时，在西安夏威夷酒店正门口，站着五位法国人，其中唯一一位打领结(其他人均打领带的)，也是这些人中身材最高的一位就是大使尔雷莫雨尔先生。”这种联络方法有点似特务接头，贾平凹开始不同意，后来还是依时赴约。大使见到这位单眼皮、长脸形的作家，厚厚的嘴唇上叼着一根香烟，穿的衣服可以榨出油，且个子又矮，远不如他想象的那样伟岸，因而问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，贾氏说：“我会算卦看相。”说着不慌不忙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“第27卦，上上，岁稳”，便云里雾里瞎吹一通，反正他的陕西方言让对方也为听不懂。大使感到这位突然

冒出的“星云大师”笨嘴拙舌，一点也不像文章写得如行云流水的大作家，便越发怀疑眼前这个贾平凹，很可能是个“假平凹”。半信半疑间，大使突然看到闻来几位文学青年，他们一眼认出贾平凹，便大叫这位大作家的名字，并拿出《废都》要他签名，大使终于恍然大悟，连忙叫贾平凹上他的专车。

一见美女就晕倒？

法门寺原先荒草丛生，破损不堪，后来贾平凹写文章呼吁，有关部门才将其修复。他在病中主持《美文》创办五周年庆典时，陪同海内外友人参观法门寺。当来自新加坡的美女作家林霞霞刚站在贾平凹身旁时，贾氏突然晕倒在地。有人猜贾平凹不愧是《废都》中的庄之蝶，一见美女就晕倒。另一位说他是把林霞霞误为林青霞了。还有一位说贾平凹这几天太累，可能是身体欠佳所致。贾平凹被众人扶起后，他说你们都猜错了，我并没有意乱情迷，而是尾巴骨摔坏了，现在连坐车都成问题啦。

摘自《南国早报》

真是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考验。

经过长期磨炼，刘伟逐渐摸索出了如何用脚和琴键相处的办法。如同在足球、游泳上的表现，他对音乐的悟性同样惊人。奥运会时，只学了一年钢琴的刘伟上了北京电视台的《唱响奥运》节目，当着刘德华的面，弹了一曲《梦中的婚礼》。接着，他弹着钢琴，与刘德华合唱了一首《天意》。

一个“达人”的诞生

8月，在《中国达人秀》的现场，刘伟空着袖管走上了台，坐到钢琴前。那首《梦中的婚礼》响了起来。曲子结束，全场起立鼓掌。当评委高晓松问他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时候，刘伟说了一句：“我觉得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赶紧死，要么精彩地活着。”

当刘伟被命运再一次放到一个耀眼的舞台上，他有些像自己写的歌词那样：永远都清晰。“我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努力，现在演奏方面算是一般般吧，创作上正在学习，制作也学了一点儿。人不能把自己说得再好，光环越大，里面的空心越大。我要的只是做好自己，这就OK了。”

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
刘伟：一个“达人”的诞生

卫毅 史卫燕

最初的梦想

刘伟出生于1987年，上小学的时候，正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肇始，成为职业球员是他的理想。

然而，一切想象在10岁的一天戛然而止。他已无法完整地回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“怎么触电的？其实我自己是记不起来了，我的这部分记忆已经丢失。”

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脱离生命危险之后，刘伟被告知，他永远失去了双臂，“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傻了”。治疗康复时间是漫长的。两年的时间里，他没有再进学校。在用了个暑假的时间补习后，他又回到原来的班里。到了期末考试，他仍然是全班前三名。

生活被放到了没有双手的断点上。12岁时他开始学游泳，进入了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。仅仅两年之后，他就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获得了两金一银。刘伟对母亲许下承诺：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拿一枚金牌回来。

残酷青春

命运对刘伟的残酷之处在于：总是先给他一个美妙的开局，然后又迅速地吹响终场哨。在为奥运会努力做准备时，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导致了免疫力的下降，患上了过敏性紫癜。医生告诉他母亲，高压电对于刘伟身体细胞有过严重的伤害，不排除以后患上红斑狼疮或白血病的可能，他必须放弃训练，否则将危及生命。

在放弃了足球、游泳之后，他把希望置放在他的另一项爱好上——音乐。

家人反对他走音乐这条路，但没有成功。刘伟最终没有参加高考，获得了家人借钱买来的钢琴。“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，所以我最终选择了音乐。”

用钢琴是艰难的，这需要勇气和想象力，许多人用手弹都需要很多年才有起色，何况是脚。刘伟每天练琴时间超过7小时。“我是三点一线的生活：练琴、学音乐、回家。我家在五道口，练琴的地方在沙河，学音乐的地方在四中，那时